

■ 翁术逸闻

追忆装帧设计家陈小憬先生

■黎向群 知名书法评论家

我与陈小憬先生是参加由广东省地方志办在广州白云山举办“《广东省志》编写人员培训班”上认识的。记得当时广东省文联各大协会选派一人参加培训。我与陈小憬先生都是生于1962年，我们格外亲切，课余一起打乒乓球、饭后一起散步、品茶。培训班结束后，我们中午经常一起吃饭、品茗、聊天，相谈甚欢。我们纯粹是一种亦师亦友关系，相知相交二十余载。

陈小憬先生生相肖虎，自称“老虎”，他的性格孤傲，思想深邃，喜欢独来独往。由于他父亲是省舞蹈界的老前辈，他高中毕业便到了省舞蹈家协会工作，《舞蹈研究》杂志创刊以来，他从一名普通的编辑成为执行主编，直至2022年退休。该杂志在全国舞蹈界专业杂志寥寥无几的情况下，应运而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该杂志虽属

内部刊物，但发行至全国舞蹈协会、高等艺术院校及专业团体，还被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收藏。其稿件主要来源于各省舞蹈家协会、高等艺术院校及专业团的研究专家。后来，他又参与《芭蕾》杂志创刊并担任执行主编，办刊风格一如《舞蹈研究》，两本期刊可谓姊妹篇，都是讲求精而美，为舞蹈界打造高品位学术研究平台，在广东乃至全国舞蹈界产生很大影响。

陈小憬先生不但是一位学者，还是一位装帧设计专家。我在省书法家协会工作的两年时间里，除《广东书法通讯》编辑及组联工作外，编辑广东书协成立四十年系列丛书（《岭南书论——广东近五十年广东书法论文集上、下册》《广东书坛四十年》《佟绍弼书法集》《阮退之草书》）工作，还撰写《广东书法四十年大事记》（1962—2002）。这套丛书编辑完成后都是交由番禺市桥印刷厂排版、设计、制作和印刷。他

负责的《舞蹈研究》《芭蕾》两本杂志也委托该厂排版和印刷，我们常常相约一起到印刷厂去加班加点。他在每期杂志排版时候，都亲自到工作室设计杂志封面、封底、内页和校对文稿，并监督印刷整个过程。当拿到刚刚印刷好的样刊时，才露出喜悦：“我们可以收工了！”

数十年如一日，他从征稿、审稿、校对到装帧设计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完成。

2004年底，我离开广东省书协到省文联属下的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学校学报和院报也委托同一间印刷厂。因此，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常常在一起探讨协会存在的问题，对一些不利协会发展的现象非常担忧。

我在广东省书协工作期间，代表省文联参与“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工作，零距离接触到广东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及珍贵的书法文献资料，2003年开始撰写《岭南历代书法名家》一书，于2008

年初脱稿，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美术编辑将装帧设计好的样书交付我三校时，我便带上样书找陈小憬先生，听取他的意见。他建议内页的每位作者附上肖像，封面封底加上印章元素，采用布纹纸，显得高品位，标题字采用珍珠白，显得更为醒目。这些意见都被出版社采纳。拙著甫出，我第一时间送到他的手上。“知我者莫如兄也”，他一页一页地翻阅后，便露出欣慰的笑容对我说：“黎老师，你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啊。”

前段时间，我还在湛江度假，忽然接到好友黄钜标的电话，告诉陈小憬先生病逝的噩耗，我们痛失一位良师益友，一时难以接受。记得去年一月份，我与他通电话，互相问寒暖，还相约待疫情好转后与钜标一聚呢，他却被病魔无情夺走。

清明节临近，再忆起往事，以作缅怀。

■ 敦钟钦钦

追忆美术启蒙老师陈勇先生

■梁志钦 资深媒体人

三月的广州，黄叶遍地，为清明节的临近又增添了几分忧思，三月的忧思对于我，还有另一层含义，2010年，青年油画家陈勇（我们习惯称勇哥）突发意外，永远辞世，也在三月。

勇哥是一位七零后的青年油画家，来自四川的他到湖南读完大学后，便只身来到了云浮中学任教，后担任美术科组长。他在教学之余也常创作油画。早在我们初中时期的课堂上，他便常提及中国当代油画名家杨飞云、罗中立，并分析他们油画的精妙之处。这对于初中阶段的我们，能常听到有关全国闻名的油画家事迹，也算是开了眼界。

勇哥身材不算高，略显圆润，偏白的肤色使得面容俊俏，往后梳的发型，让门额显得特别敞亮，高高的鼻梁虽然架着近视眼镜，但依然能看到眉宇间散发出的秀气以及如炬的目光。他说话的习惯如同其唇线清晰的嘴巴一般，一板一眼的，不笑的时候尤为严肃，但偶尔也喜欢说些冷笑话，常学几句粤语，发音的不标准，往往也能把紧张的上课气氛逗乐。



■陈勇素描教学作品《河南劳工》。

从“远小近大”“三庭五眼”到“三大面五大调”……勇哥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是他把我带进美术这道门。记得当年的画室墙上，挂着一幅勇哥学画阶段的素描男青年，双面来光，画面简练而肯定的寥寥数笔则把微微仰头的男青年表现得活灵活现，每次提及这张素描

的塑造和角度的选择，勇哥都自是得意。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审美取向受“苏派”影响深刻。他受教育的年代对室内写生的理解，多依赖灯光，因此，他的作品乃至引导我们画画都多为射灯作业，明暗分明，而且素描的表现手法以排线为主，切面塑造，宁方勿圆。最记得开始学人物写生那会，他常说如果能把鼻子分成30多个面，说明对鼻子的理解和塑造都透彻了。现在回想，一个鼻子是否真的能切分出这么多个不同的面，不得而知，但似乎这样的一个数字却成了当时理解造型的最佳方法。

2003年前后，受高考扩招的影响，社会上的美术高考培训班也如井喷式发展，寒暑假开始有来自外地的大型培训班到学校宣讲，应试的绘画手法也逐渐多元，其中，素描的造型不再单一依靠排线，而是用擦笔与排线结合乃至直接用手指辅助涂抹暗部，以使暗部均匀而虚化，同学们纷纷仿效，仿如绝技。但勇哥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反对尚未对人物结构完全理解透彻的学生画素描用手涂抹暗部，在他看来，这种技法虽然看起来画面大效果明显，但容易误导初学者，一不

小心便掩盖缺点难以深入进而使画面虚浮，而排线手法则要求下笔肯定，绝不含糊。

对于勇哥的观点，我当时也一度怀疑是否太守旧。二十年前，他带着我们到长沙参加艺考，那是我第一次出省，他带我见识了省外的视野，开拓了眼界。在中国美院素描课上，我被安排了一个顺光的位置，这种角度用涂抹的手法显然不是最合适的，而排线造型则恰到好处，成绩出来后，果然出乎意料，虽然阴差阳错我并未能顺利入读中国美院，但随着对艺术的理解日益深刻，越能感觉到他当年对基础“宁方勿圆”的要求无比正确。

与一些老师不同，勇哥真正教的并不多，但他坚定的引导似乎又让我们避开了不少弯路，为人师表不正应如此吗，让学生走对的路，便是引路明灯的天职。

回想当年，在广东的小山城——云浮，能有一位像勇哥这样的美术教师，开拓中学生的艺术视野，是学生的幸运，也是地方的幸运。今年是云浮中学建校110周年，虽然勇哥已经离开十多年，但我相信他那种引人正路的为人师表精神会历久常青。

■ 笔 德 闻 翁

怀念三畝地美术馆黄跃武馆长

■王松柏 艺评人

我认识黄跃武馆长已有数年，在我眼中他是一位朴实的成功者，是一个忠厚的朋友，是一位仁慈的兄长。在我还在德国读书时，经他大力支持我在三畝地美术馆举办过两次个展，2009年“在我一方——小品油画展”和2010年“似非而是——水墨画展”。

以后每次从德国回到长沙的当天，不管回到的时间多晚，他都会来看我，我则把新创作的作品铺满一地，请他赐教指正，他则露出欢喜的

心情，充满鼓励的言语像甘露一样滋润我的心田。在笑谈不经意中，他云淡风轻地给我讲他的创业史，朴实无华的语言背后，自然流露人生之不易和风光背后心酸的感慨，那一刻我感觉遇到了一位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真性情朋友。

留学归国后，我定居广州，我和黄馆长还经常有联系讨论艺术，其间他订了我好几大本花鸟山水册页。但生命无常迅疾，黄馆长于2020年8月21日凌晨3点10分仙逝。听闻噩耗，心情极度悲伤，不能自己。识君多年，君乃真君

子！对我艺术鼓励爱护有加，肝胆相照，获益良多……回想起最后一次见面，是2019年1月11日，黄馆长远道从长沙来广州参加我的展览，其情其景，犹在眼前，而现在所有的时光都凝固定格在我们曾经相遇、相交、相知的回忆影像之中。

对生命领悟不够，那是因为没有遇见过死亡，死亡是一只无情的黑手把所有的生命都拖向黑暗，在通往黑暗之门前面，每一个体生命都有一段长长的通道，但通道本身连接很多看不见的门和端口，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不经意的选

择，都会改变通道上的连接点，有些门和端口关闭了，另一些门和端口却打开了。在奉行一个能够触摸的物质世界的当下，精神世界对我们而言是可望不可及的虚无缥缈。花草树木日月星辰构成了冰山上的突起的可见部分，而这个世界大部分是属于不可见的世界——不可理解的世界，无法用语言和逻辑来生成和呈现，不论时间空间差别，每个人见到的只是世界的某一面。

黄馆长已远行，或已到达彼岸世界，但愿那里有他喜欢的纯粹艺术陪伴左右。